

韻學源流

〔清〕莫友芝著
羅常培校點

〔清〕莫友芝著
羅常培校點

韻學源流

中華書局

韻 學 源 流

〔清〕莫友芝著

羅常培校點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中華書局排版廠印刷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

*

787×1092 毫米 1/32·23/16 印張·26,000 字

1962 年 7 月第 1 版

196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0,001—6,400 定價: (9) 0.28 元

統一書號: 9018·54 62.7.京型

前言

韻學源流的作者莫友芝（一八一——一八七一），字子偲，號邵亭，貴州獨山人。少年時住居遵義，與鄭珍齊名。晚年，往來江浙各地，多見古書，究心版本目錄之學，尤以擅長書法著稱。所著詩文及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、宋元舊本書經眼錄等，皆刊行。

韻學源流向無刊本，劉師培得趙幼愚校鈔本，一九一八年康寶忠始據以印行。一九二九年羅常培任教廣州，以康氏印本多脫誤，校勘重印，並加圈點及分段。現在新印之本，即依據羅氏校本，而改正其排校上之錯誤。

事簡」，頗便讀者。關於本書之優點和缺點，在羅氏後序中論之頗詳，不再闡述。

殷韻初 一九六二年五月

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印本序

莫子偲韻學源流一卷，爲遵義趙幼愚校鈔本，劉申叔入蜀時，幼愚以貽申叔者也。是書海內既無刊本，余所得者，又爲幼愚申叔所校定，固應以公同好而不可自秘也。爰爲刊行，以餉海內外愛讀之士。康寶忠識。

一九二九年第二次印本後序

右獨山莫友芝韻學源流一卷，儀徵劉先生入蜀時，得此書校鈔本於遵義趙幼愚，而城固康率窘以之排印行世者也。考黎庶昌莫徵君別傳及張裕釗莫子偲墓志銘，均載聲韻考略四卷，而不及此書，意此書或卽考略之初稿而展轉傳鈔者耳。自李登首艸聲類，呂靜踵作韻集，韻學之興，垂一千六百餘年，流別所衍，支葉繁滋，源委不明，何以深察條貫，辨章然否？清人推述韻學沿革之作，前乎莫氏者，有萬斯同聲韻源流考及潘咸音韻源流二書。萬書匡廓粗具，罅漏弘多；潘書憑臆杜撰，難資典要。莫氏此書，理明事簡，弗尙煩紆，博瞻或弗逮萬，而糾纏贅亂之譏，庶幾可免。且書中論切韻以來之部居云：「法言書既不傳，而廣韻猶題陸法言撰本，豈廣

韻二百六韻之目，卽法言舊部歟？法言序既舉支脂先仙等爲說，則分部又必不自法言，豈自聲類卽已有此等部，而四聲既興，又以四聲界之耶？法言又云諸家有乖互，豈合諸家之部分而去取整齊之耶？又魏鶴山所見唐韻，于二十八刪二十九山之後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僊，顧炎武不知鶴山所見何處添多一韻。而莫氏云：「今考夏竦古文四聲韻，齊部之後增多移部，鶴山所見，豈卽增多移部之本耶？且竦書仙第二之後繼以宣第三，上聲獮部後分出選部，入聲術部後分出聿部，凡二百十部。且覃談二部在陽唐之前，蒸登二部居添咸之際，其部序亦異廣韻，而與顏元孫之千祿字書同；顏祖之推實同法言決定，竦序又自稱本唐切韻，豈英公所據乃法言以來唐人相傳之祖本，而後遞有移併歟？」其所致疑，並皆精闢。晁使子偲得見唐寫本切韻唐韻殘卷及王仁昫刊繆補缺切韻，則隋唐韻書部次先後，或不待王靜安先生考訂，已秩然可觀。惟全書取材，多本四庫提要，

故論古韻只斷至顧江而不及戴段孔王諸家；論今韻則以洪武正韻與韻府羣玉並詆，而不重視中原音韻以後之音變；論反切則但詳指掌圖、指南、四聲等子三書，而於前此之韻鏡、七音略，後此之韻法橫直圖、字母切韻要法及明清等韻別派，亦並略而弗陳。凡茲罅漏，均待補苴，猶未可視為完備之聲韻學史也。然古今聲韻，疑滯孔多，儻欲考鏡源流，究其通變，舉凡周漢古韻之音讀，隋唐韻書之反切，元明語音之蛻化，旁及華梵譯語，東西音標，下至殊域方言，民間謠諺，畢須博采旁求，探賾索隱，斯固非一人暫時之力所能及，豈可責全莫氏耶？康氏印本，亥豕累牘，流傳亦希，茲於講貫餘暇，爲之釐定章句，移付手民，聊供從學者參考云爾。北平羅常培記於廣州東山寓齋。

韻學源流

音韻之道有三：曰古韻，曰今韻，曰反切。

古韻者，皆造字之本音也。古無韻書，亦無韻字，韻字始見於晉陸機文賦「采千載之遺韻」。徐鉉說文新附：「韻，和也，從音，員聲。」裴光遠云：「古與均同，未知其審。」按秦漢以上，言音不言韻。詩序曰：「情發於聲，聲成文，謂之音。」箋云：「聲爲宮商角徵羽也。聲成文者，宮商上下相應。」是此所謂音，卽今之所謂韻。魏李登著書，尙名聲類，晉呂靜仿其法，始名韻集，亦韻字出於晉之一證。蓋古唯用均，文選成公綏嘯賦：

「音均不恆，曲無定制。」李善注：「均，古韻字。」引鵬冠子曰：「五聲不同均，然其可喜一也。」裴說當本於此。而劉勰有「魏武論賦，嫌於積韻」之語，又似建安黃初卽有此字，殆勰引魏武語用今字耳。晉書律曆志云：「凡音聲之體，務在和韻，益則加倍，損則減半。」和韻卽和均也。宋書律曆志云：「後漢至魏，尺度漸長於古四分有餘。杜夔依爲律呂，故致失韻。」失韻卽失均也。楊慎曰：「李善注傳毅舞賦，繁欽與魏文帝賡，並引樂汁圖徵曰：「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。均者，六律調五聲之均也。」晉灼子虛賦注曰：「文章假借，可以叶均。」唐書楊收傳曰：「夫旋宮以七聲爲均。」均，言韻也，猶言一韻一聲也。

說古韻者謂其天籟自合，固也。然古者小學教六書，六書之諧聲卽韻也。故自虞廷賡歌迄三百篇，時更四代而其韻脗合，豈非書同文，保氏之教修耶？孔子贊易，其韻始與詩微異，屈原作賦，多同易翼，可知周末之

韻已自爲一科矣。況更漢晉南北朝以至隋唐，其聲讀轉易，安可窮詰！自沈重毛詩音義始爲叶韻之說（見經典釋文引），後顏師古注漢書，李善注文選，並襲用之。後人遂至以叶韻爲隨意轉讀之法，而不復知爲本音矣。陳第讀詩拙言曰：「說者謂自五胡亂華，驅中原之人入於江左，而河淮南北，間雜夷言，聲音之變，或自此始。然一郡之內，聲有不同，繫乎地者也；百年之中，語有遞轉，繫乎時者也。況有文字而後有音讀，由大小篆而八分，由八分而隸，凡幾變矣，音能不變乎？所貴誦詩讀書，尙論其當世之音而已。」知言哉！唐陸德明於燕燕之詩，以南韻心，有讀南作泥心切者，陸以爲「古人韻緩，不煩改字」。其於召南華字，注云「古讀華爲敷」，是陸氏固顯言古人音讀及今韻古韻之不同矣。雖用徐邈沈重諸人「合韻」「取韻」「協句」之說，而大致就詩求音，與後人漫從改讀名之爲協者迥殊。後此韓愈柳宗元爲詩歌銘贊時，仿用一二古韻，以表異其文

章而已。

其作專書以明之者，自宋 吳棫始。後來舛戾無根之說，亦自棫開之。棫所著有毛詩補音、楚辭釋音、韻補等書，悉爲古音而作。徐藏爲序曰：「自補音之書成，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。從而考古銘籀誦歌謠諺之類，莫不字順音叶。音韻之正，本諸字之諧聲，有不可易者。如羶爲亡皆切，而當爲陵之切者，因以狸得聲；浼爲每罪切，而當爲美辨切者，因以免得聲。有爲云九切，而賄瘠涪鮪皆以有得聲，則當爲羽軌切矣；皮爲蒲糜切，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，則當爲蒲禾切矣。又如服見於詩者十有六，皆當爲蒲北切，而無與房六叶者；友見於詩者十有一，皆當爲羽軌切，而無與云九叶者。以是類推，雖無他書爲證可也。」可謂探原之論。

棫詩補音凡十卷，見陳振孫書錄解題詩類，今不存，存者韻補五卷。振孫又謂「朱子註詩，用棫之說」，則就集傳音讀，可見崖略。王質詩總

聞，莒篇聞音曰：「采，此禮切。有，羽軌切，亦作云九切。」詩無用云九，與關唯友同。今從吳氏。」是質書亦多用其音，可以參究。而世謂朱子所據卽韻補者，非也。考集傳，如行露篇二家字，一音谷，一音各空反；騶虞篇二虞字，一音牙，一音五紅反；漢廣篇廣音古曠反，泳音于誑反，綠衣篇風音孚惛反之類，爲韻補所遺者，不可殫舉。兔置篇仇音渠之反，以與達叶，韻補乃據韓詩達作馱，音渠尤反，以與仇叶，顯相背者亦不一。又朱子語錄稱械音務爲蒙，音嚴爲莊，韻補有務無嚴；周密齊東野語稱朱子用械之說，以艱音巾，替音天，韻補有艱無替，是皆朱子不據韻補之明證。蓋械詩音楚辭音，皆據本文推求古讀，尙能互相比較，粗得大凡，故朱子有取焉。

韻補就廣韻二百六部，注「古通某」、「古轉聲通某」、「古通某或轉入某」，而泛取旁搜，無所持擇。所引書五十種中，下逮歐陽修蘇軾蘇

轍諸作與張商英之僞三墳，旁及黃庭經道藏諸歌，故參錯冗雜，牴牾百端。其於韻部之上平，註文殷元魂痕通眞，寒桓刪山通先，下平忽註侵通眞，覃談咸銜通刪，鹽沾嚴凡通銑，上聲又註梗耿靜迥拯等六韻通軫，寢亦通軫，感敢琰忝謙檻儼范通銑，去聲又註問焮通震，而願恩恨自爲一部，諫欄通霰，而翰換自爲一部，勘闕通翰，艷榛斂通霰，陷覽梵通諫，割爲三部，入聲又註勿迄職德緝通質爲一部，曷末黠戛屑薛葉怙業乏通月爲一部，顛倒錯亂，皆亙古所無之臆說。然而筆路藍縷之功，不可沒也。

是後繼之者，則有程迥之音式，以「三聲通用」「雙聲互轉」爲說，所見較械差的，今已不傳。元戴侗亦明斯理，其言曰：「經傳行皆戶郎切，未有協生韻者；慶皆去羊切，未有協敬韻者；如野之上與切，下之後五切，皆古正音，非叶韻。」見所撰六書故中。

至明楊慎，撰古音叢目、古音彙要、古音餘、古音附錄四種，又撰古

音略例、轉注古音略，皆瑕瑜雜糅。慎叢目等四書，雖各爲卷帙，而核其體例，實本一書，特以每得數卷卽出問世，故標目各別耳。觀其獵要，東冬二韻共標，鞠朋衆務調夢窗誦雙明萌用江十三字，與叢目東冬所標全複，與古音餘東冬所標亦複五字。是其參差互出，卽隨手成編未歸畫一之明證也。其書皆倣吳棫韻補之例，以今韻分部，而以古音相協者分隸之。然條理多不精密。如周易渙六四丘思韻，无妄六三災牛韻，繫辭易知簡能韻，以丘古音期，牛古音尼，能古音奴來切也。慎于叢目支韻丘字下但註云「詩」，牛字下但註云「楚辭」，能字下並不註出典。又繫辭「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」，慎于叢目五歌韻內，知宜字之爲牛何切，下註云「易」；而化之爲毀禾切，則但註云「見楚辭」。此類皆不求其本，隨意拮據。又古音皆其本讀，非可隨意諧聲，輾轉分隸。如江韻之江窗雙控四字，獵要皆收入東韻，是也；而叢目又以東韻之紅、冬韻之封龍三字收入江韻。考易

說卦傳「震爲雷爲龍」，虞翻干寶並作「駢」；周禮巾車「革路龍勒」註：「駢也；駢車故書作龍車」；犬人「凡幾珥沈辜用駢可也」註：「故書作龍」；則駢本音龍，以在東韻爲本音，不容改龍以叶駢。封與邦通，邦之古音諧丰聲；紅與江通，江之古音諧工聲；亦以東冬爲本韻，不得改封紅以入江也。蓋慎博洽過陳第，而洞曉古音，根柢則不及，故蒐輯古書頗該備，而位置失所，節取可也。

其古音略例，亦與前四書相輔。其書取易、詩、禮記、楚辭、老、莊、荀、管諸子有韻之詞標例，若易例「日昃之離」，離音羅，與歌嗟韻；「三歲不覿」，覿音徒谷切，與木谷韻；「並受其福」，福音偪，與食汲韻；「吾與爾靡之」，靡音磨，與和韻；頗與古韻相合。他如嘒彼小星篇，昂舊叶力求切，慎據史記天官書徐邈音昂爲旄，下文裊音調，猶音搖。今考郭璞註方言：「裊，丁牢反」；檀弓「咏斯猶」，鄭注：「猶當作搖」；則二音